

天竺往事

一部清末民初
江右名家的复兴史，
一个时代的「中国梦」
一轴江南小镇
斑斓多彩的
风情长卷，
一个家国同构的
爱国传奇

刘建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全国 | 江西 | 出版 | 发行 | 社

014035989

I247.53
861

天宝往事

刘建华
著



I247.53
861



北航

C1723139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宝往事 / 刘建华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10-05260-9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6819 号

书名: 天宝往事

作者: 刘建华 著

责任编辑: 王一木

书籍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350 千字

ISBN 978-7-210-05260-9

赣版权登字—01—2014—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39.8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物表

刘家玉: 天宝刘家子弟, 先后任广西桂平、湖南平江县令, 岳州知府

李秀珠: 南昌府人氏, 天宝刘家刘开柏妻子, “日新”纸棚女雷公(东家)

刘开柏: 天宝刘家子弟, 落第秀才, 李秀珠丈夫, 刘家玉同宗族弟

大六爷: 天宝刘家族长老爷

老芳爷: 天宝刘家前任老族长

拐子举人: 天宝刘家子弟, 举人

兴爷: 天宝刘家尊长之一

罗物竞: “日新”纸棚擘头(总管)

李天泽: “日新”纸棚雷公(东家)之一

宋小江: “日新”纸棚雷公(东家)之一

胡翡翠: 刘家玉之妻

简玳妮: 刘家玉小妾

小梅: 李秀珠丫环, 刘家玉小妾

小兰: 李秀珠丫环, 李天泽之妻

蟋蟀儿: 李秀珠丫环, 李毛之妻

天 宝 往 事

孙光：李秀珠乳父

孙大娘：李秀珠乳母，孙光之妻

李毛：“日新”纸棚伙计，纸行掌柜，下南洋做生意

罗龙：“日新”纸棚小擘头，罗物竞之子

李子卿：南昌府状师老爷，李秀珠之父

赵晋林：南昌府豫章书院先生

李子韵：清朝翰林院学士，李子卿堂弟，李秀珠堂叔

瑞麟：清朝重臣，吏部大学士

兴十娘：刘开柏母亲

刘丹馨：刘开柏、李秀珠之女

刘丹泰：刘开柏、李秀珠之子

刘昆泰：刘家玉、简玳妮之子

廖壮生：广西桂平县衙司吏

万良应：广西桂平县衙司吏

钱伍德：广西桂平县衙司吏

豆芽儿：刘家子弟

刘维泰：刘家子弟

目 录

- | | |
|-----------------|-------------------|
| 第1章 骗婚 / 1 / | 第6章 歧路 / 177 / |
| 第2章 上当新娘 / 34 / | 第7章 另类知县 / 203 / |
| 第3章 异想 / 60 / | 第8章 别样情怀 / 233 / |
| 第4章 求变 / 85 / | 第9章 患难 / 281 / |
| 第5章 突围 / 119 / | 第10章 绝顶之路 / 348 / |

第1章 骗婚

1

“当、当、当……”

大清光绪年间，春分之日，时针才指向辰时三刻（7点45分），江西省宜丰县天宝乡墨庄刘家“登科第”屋后空荡荡的佣人房里，却有一台豪华自鸣钟狠狠地敲了八下。

佣人李毛懒懒地从被窝里爬起来，胡乱套上棉袄，开门出屋，睡眼惺忪地往对面大屋走去。大屋“登科第”是刘家族长刘大慕老爷的府宅，白墙黑瓦，两进一寝。李毛走到屋后，推开西后门，进到最里面的祖寝。

祖寝神龛里供奉着族长老爷家的祖宗牌位，这里灯烛辉煌，香雾袅绕。李毛从照壁豁口向左斜插到天井，径直往东横厅去了。跨进巷门，看见大丫头燕儿正在里面石砌小天井沿石上倒水，精神一振，睡意全消，立马朝她扮起鬼脸。燕儿哪里理他，杏眼一瞪，转身往厨房去了。

李毛绕过天井，来到对面厢房窗户根下。正要抬手敲窗，忽见窗上光线打个暗闪，他晓得是燕儿又回来了，“霍”地转身又对她挤眉弄眼，一面反手朝身后镂空雕花窗户上那只木蝙蝠一下一下敲去。

“扑、扑、扑……”有如千年精灵吐出沉闷声响，厢房里“哼哼”两声回应，仿佛从地心传来。这时李毛房里的自鸣钟指向辰时四刻，但是却不再敲响。

刘大慕老爷年轻时进了学，是个老秀才，因在“大”字辈排行第六，族里男

女老少都称呼他为“大六爷”。去年再次断弦后，大六爷失眠的毛病又犯了。头回断弦没了嫡妻，大六爷急得犯了失眠症，火急火燎四处托人说媒。没半年，续弦娶了罗氏，疾病便不治而愈。不料老夫少妻过了十几年可心日子，那罗氏竟又去了，只给他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小少爷。

大六爷再次断弦，旧病复发却只延医治疗，绝口不提再娶之话。平日闲来无事，隔三差五做两首“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之类的悼亡诗，怀念他的两任亡妻，很说了些抚幼子成人的话。谁知诗稿流传出去，竟有人赞叹：刘家族长老爷断了弦矢志不娶，只废寝忘食地以课子为事。

治疗一段时日，大六爷病情大变，由整宿不眠变为上半夜不寐，子夜过后却昏昏沉沉睡不醒。不寐的上半夜他嫌房里自鸣钟“滴答滴答”吵得心烦，喊人把钟撤了；可是没了钟，他又不能按时醒来。大六爷寻思，正好家里没有差事派给佣人李毛，便吩咐他把钟抱去，每天辰时四刻（8点）准时叫醒自己。

刘家从大清鼎盛时就开始衰落。后来英吉利、法兰西入侵，佐以太平军闹事，国家内外交困，战事连连，县衙不断征兵征粮，刘家便不断出钱充抵兵役粮饷，大片大片的山林水域、肥田好土渐渐消减。如今家族气派已早不如从前，大六爷屋里勉强没有裁撤佣人，却只供给佣人日食两顿了。佣人们怕起早了饥饿，养成早睡晏起习惯。李毛得着叫醒老爷差事，生怕睡误时辰，央人把自鸣钟调整机关，定在辰时三刻敲响八下。

李毛原本敲门，大六爷嫌其俗，李毛便胁肩谄笑：“那便敲窗如何？”大六爷点头：“这个何其太雅？”因而李毛就敲窗了。“登科第”厢房窗户，清一色镂空雕花的蝙蝠牡丹窗，中间一朵硕大牡丹，四角各配一只蝙蝠。李毛每天都敲在右下角那只蝙蝠的脊背上，“扑扑扑”的响声就像从一只活物嘴里吐出来。

过一会大六爷起床，穿了紧身小袄出了房门。他奔五年纪，身材高大，面容清肃，眉间一道“川”纹，不怒而威；虽经一夜睡眠，一挂短须、一条麻花辫子却纹丝不乱。梳洗完毕，燕儿侍候他回房罩上长袍马褂就到了早膳时分。可是大六爷顾念人家赞叹他废寝忘食地课子——“废寝”当之无愧，每天李毛敲窗，他正酣睡，生生被叫醒起床，不是“废寝”是什么？只“忘食”的事情，似乎

并未发生过的，因而不知从哪天起，大六爷早膳前便要到书房查查小少爷功课，以副那“忘食”之实。

小少爷早端坐在书桌前等候，爹爹进来，忙请安见礼。大六爷坐下，拿起桌上一本《论语》，问道：“昨日先生讲了什么？”小少爷回道：“讲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六爷道：“说来听听，先生怎样讲的？”小少爷脆声道：“先生讲，那个季氏太猖狂了，竟在家里跳起八八六十四人的宫廷舞蹈，大行僭越之事。于是，孔夫子就生气动怒：如果咱们连这个事情都可以忍受，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受呢？”

大六爷蹙眉道：“先生真这么讲吗？唉，望文生义！孔夫子何等襟怀？山崩海啸未必动于声色，还能为季氏这等人动怒吗？”小少爷一头雾水，睁一双水清大眼道：“这、这这……老夫子明明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嘛，依我想象，老夫子在桌案上拍一掌，愤愤然站起来说了那话也未可知呢。”

大六爷没好气瞪小少爷一眼：“你可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圣人对待其人其事，一准是且将冷眼观螃蟹，看它横行到几时的态度。因而，那句话就只能是这么个意思：‘（季氏）连八佾舞于庭这种事情都忍心做出来，他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做出来呢？’”

小少爷眸子一转，恍然大悟：“噢！对了，难怪上月熊家丧仪爹爹不肯出席，只让大哥带我去点了个卯，我见熊家就在场院里舞起了八八六十四节的白纸龙。”说起熊家丧仪，大六爷嘴一扁，不屑道：“如今宜丰县里熊、胡、蔡、漆四大门户，办什么事情都想着要和咱们六百年江右名家一争高下！前儿熊家过了个老太太，也不知他们凭什么，竟做起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醮。他们以为多花点银子，从南昌府书院请来先生主持葬事，丧仪就一定能办得像模像样。嗤！谁知那南昌府请来的先生，竟连个期、功、缙麻都没弄明白。可怜出殡那天，一街两市男男女女眼巴巴瞧着送殡队伍，连个嫡长孙、庶长孙和侄长孙都分不出来，还纳闷这老太太怎的有三位嫡长孙。”

小少爷昂头嚷起来：“上月咱们东门内‘宰相第’里老太太出殡，爹爹主持葬事，那才叫妥帖呢！我听见三街六市看出丧的人都在送殡队里辨认：哦，这个就是嫡长孙了，后面那个大些的倒是庶长孙呢，不知哪位姨奶奶好福气，倒

比正房奶奶生养在先。”

2

父子俩正聊得热闹，燕儿没声没息飘至大六爷身后。

也不用她开口说话，大六爷便起身去往膳堂用膳。大六爷原配所生大少爷早分烟另住，小少爷又用过早膳了，那张锃亮的黑漆鸡翅木圆桌边就只坐了大六爷一人。早膳的菜点，大六爷最爱的烟熏鹅肉和酒糟渍鱼已是没了，桌上只上了半盅陈醋芥头和半盅香油豆腐乳；另有两只饕餮纹青花小对碗，一只装半碗烧卖，一只装两个白面馍馍。

大六爷落座，女佣张二嫂盛一小碗柳条糯米粥端上来，晶莹剔透的米粥熬得水稀，夹几颗彤红的枸杞籽儿，仿佛从那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春溪舀来的。燕儿悄无声息地飘来飘去，早把银筷、调羹调托、牙签手巾都安妥在桌上了。大六爷喝了两口粥，夹起一只烧卖品尝几口，皱眉道：“这烧卖怎的一股子油垢味？”厨子张二忙从厨房出来，一边在围裙上擦拭着手，笑道：“咱家烧卖，向来是新鲜猪头文火煮烂了拆骨，用拆骨肉拌了白糖、芝麻、豆腐和香油馅儿做成……前儿老爷吩咐厨房里伙食账要再缩减一两银子，我寻思真没处缩减了，只得去街上点心铺子里买这种烧卖；价钱上省一点，铺子里没有那多么拆骨肉做馅儿，口味自然就要差些。”

大六爷“哦”一声，默然无话。张二嫂却笑说：“大六爷真是个一清如水的人，偌大族产拿捏在手里，竟连几只可口烧卖都吃不上了。若要大六爷做了官，准是个清官呢。”大六爷的心仿佛被尖锐的锥子锥了一下，笑道：“是吗？可惜我连个举人都中不来，会说官话却没得官做啊。”

正说着，外面传来“哐、哐、哐……”一阵鼓响，这是祠堂里召集主事尊长们商议大事的鼓声。大六爷不觉叹声气，嘟囔道：“那赵先生倒给我出了道难题……”张二嫂笑嚷起来：“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吗？咱们刘家钟鼓在内，名声在外，南昌府学政老爷的孙女竟看中咱们族里开柏少爷，巴巴地托了

赵先生登门提亲……不是我夸嘴，宜丰县里哪家门第能得这般光彩？”

一个名唤蟋蟀儿的小丫头正把半桶水拎进厨房，听到这话愣住了。也不晓得把水桶放下，睁一双蓝色凹眼，直愣愣望着大六爷。

大六爷抬抬眼皮，又叹声气道：“张二嫂，你倒晓得连我都吃不上几只可口烧卖了，如今咱们刘家还高攀得起学政大人府上的亲事吗？开柏小子不必说，孤儿寡母靠着族里些些儿公米丁谷（作者注：旧时大家族分派给子弟的族产红利，公米按人头分享，丁谷只分给男丁）度日——不中举，如何成亲？咱们族里公账上，如今也开不出高攀这么一门亲事的银票啊。”张二嫂仿佛很不甘心高攀不起这门亲事，一厢情愿地说：“听说那李家小姐看中开柏爷的诗文才情呢，开柏少爷不是在南昌豫章书院读书吗？明年中了举，倒便宜她要做个举人奶奶了。”大六爷浅笑：“能得这样，倒不亏她慧眼识珠。”一气喝尽碗里的粥，又掰了半个馍馍塞进嘴里，起身出门往祠堂里去了。

大六爷身影还在门槛上，李毛便从横厅里一支箭似的射进厨房，几步窜到桌旁，伸手去抓那碗里的烧卖。张二嫂正收拾碗筷，“啪”的一筷子把他的手打回去，骂道：“大六爷吃的东西，你也这般贪嘴猫似的！小心哪天把你撵出去了，你娘就白为你送了一条命！”李毛缩回手，嬉皮笑脸道：“大六爷断不会撵我，我娘是义仆，自缢了跟着太太殉葬去了，大六爷还能把义仆之子撵出去吗？我不就吃一只烧卖，有什么要紧呢？”说着又伸手去碗里抓起一只烧卖塞进嘴里。

燕儿抱着老爷换下的内衣进到厨房，正听见李毛说话。燕儿从小被人嘲笑是个浑身長满铃铛的丫头，猫儿狗儿嗅嗅脚蹠，蚊蝇嚶喻两声，要或一阵微风吹过，都要叮铃铃闹响半天。大六爷先前老爱逗她：燕儿，你一个人把十个人的话说了，那九个可不让你给憋坏了吗？燕儿却纠缠着又闹半晌：哪九个呢？大六爷，我把哪九个人给憋坏了？你说给我听嘛……谁知这两三年，燕儿大了，忽如遭了风吹雨打，满身银铃杏花般飘落，蓦然只剩得一个半了。那半个还只在夜里闹响——被窝里和蟋蟀儿嘀咕些话儿；那一个吗，专门用来克损李毛。除此之外，燕儿几乎成了个人影子，整日飘来荡去，连脚步声都没了。

李毛的话，触动燕儿那一个“铃铛”：“李毛，你娘寻思你没有活路，才自缢跟了太太去的。她用一条性命换了你在这屋里混一口饭吃，她算哪门子的义仆？你又算哪门子的义仆之子？”李毛向来最爱巴结燕儿，燕儿怎的损他，他总忍着。如今她竟损起他姆妈来了，李毛也不便再忍，登时拉下脸来数落：“燕儿，你竟损我娘？莫说我娘是义仆，即便她只是个死者，也是死者为尊嘛！”

蟋蟀儿这些天听人家说得热热闹闹，南昌府学政大人孙女看中东门内开柏少爷，托了豫章书院赵先生前来提亲，不知怎的竟兴头得没着没落。这会儿她也没心听燕儿和李毛磨牙，倒追问起来：“燕儿姐姐，你有跟李毛哥斗嘴的工夫，你倒说说那李家姑娘，她到底肯不肯嫁给咱们开柏少爷呢？”燕儿身上那个“铃铛”克损完李毛便已哑然，哪里还能发出声响？

张二嫂晓得燕儿不会回话的，笑着插嘴道：“她还有什么不肯？这不是她看中开柏爷诗文学问，才托赵先生提亲吗？如今就不晓得开柏爷肯不肯娶她呢。”蟋蟀儿急了：“开柏爷还不肯娶她？听说那大城大府里姑娘都漂亮得跟仙女似的，何况她还是学政大人的孙女、翰林大人的侄女、状师老爷的女儿……”

张二嫂刚把老爷的菜点撤下去，张二就把佣人膳食打理出来，吆喊一声：“开饭了！”燕儿摆上粗陶碗碟，男女仆佣便围坐在桌上说说笑笑用起早膳。张二用筷子指指蟋蟀儿，笑道：“你是那姑娘亲戚么？用得着你把她高高抬举？”

蟋蟀儿昂头道：“不是我抬举她，人家本来就有那么高嘛！”李毛抢过话头道：“她越是高，开柏爷就越不会娶她！”蟋蟀儿没好气“呸”他一口：“世上只有你李毛是不肯娶天鹅，倒要娶癞蛤蟆的！”李毛瞪眼：“你晓得什么！如今咱们族里连大六爷都续不起弦，开柏爷孤儿寡母，攀得起那么高的一门亲事吗？”

蟋蟀儿眯眼道：“大六爷还能续不起弦吗？人家是、是那个什么矢、矢志不娶呢！”李毛“扑哧”一笑：“罢了，我李毛才矢志不娶呢！”眼见又有李毛可克，燕儿身上那个“铃铛”又闹响起来，挑眉望他一眼，嘲笑道：“李毛，你拿不出三五两银子，只好矢志不娶，大六爷再穷也不到那地步。你是什么人？大

六爷是什么人？你爬上丈八楼梯也和大六爷站不到一块！”李毛一张青白脸上泛起紫红，早把燕儿损他姆妈的仇忘了，挑衅地剜她一眼，分辩道：“蛇有蛇路，龟有龟路，蛤蟆没路，一跳一步！燕儿，我要拿出来三五两银子，你嫁给我吗？”燕儿瞪眼骂道：“每日只赚两餐饭的男人，你便拿出三五两银子，谁晓得你偷来抢来的？”

李毛正让燕儿克损得难堪，张二嫂却笑道：“燕儿，你又不懂了。大六爷娶亲事关刘家脸面，自然得是大门大族的姑娘。你没听说过‘养女填房，金銀斗量’的话吗？大六爷偌大年纪，又是二回填房，你还别说，他没有斗量的金銀，便和李毛没有三五两银子一样，也只好矢志不娶啰。”说得大家都笑了，外面却又传来祠堂里“嗵、嗵、嗵……”的鼓声。

3

如今刘家上千丁口，以“芳”字辈居长，参差着大、兴、开、泰、兆六七个辈份人。宗族里的主事尊长共有13位，都是各支各房公推出来的。那日祠堂敲响两回，13位尊长除了大六爷稍稍来迟一会，其余都聚集于“昭公祠”了。因为族里还欠着前年朝廷跟法兰西交战的兵役徭役银子，这阵子县衙催逼得紧，尊长们听到祠堂敲响心里就发慌，都急急赶往祠堂商议。

“昭公祠”是一栋四进一寝祠堂，明朝万历年间修建，历时8年方得竣工。除了供奉着族里公共祖先，它还是宗族祭祀和议事场所。

半盅茶工夫，大六爷也到了。这些年族运日衰，每次上祠堂都让大六爷心情沉甸，步履维艰，仿佛挑着千斤担子。来到场院，他并不急于沿着祠堂延伸出来的石阶拾级而上，而是略顿了顿脚，抬眼扫扫祠堂正门外竖檐横梁挑出的八字形敞口门厅，眸子游移于左右两根高高的顶梁门柱，心里又默默念读一遍柱上的对联：

一脉发千祥家族睦谐荆树荆花同茂盛
二阳生八季子孙繁衍瓜藤瓜瓞永绵延

对联似乎给了大六爷些许力量，他很快举步上到门厅。立着身子向里望了望，偌大一栋屋宇画栋雕梁，一排排粗大木柱在凸肚雕花石础上森然林立。一进大厅夹一个无沿敞口天井，两旁各配东西横厅。最里端“报本堂”前左右两个石栏回环小天井，中间五级石阶直通祖寝。

正对大门的祖寝粉墙上方，粗细墨线素绘着天下刘姓始祖祁氏的巨幅画像，广额长颌，虬髯繁茂。据族谱记载，祁氏之后，曾经六别其姓，在尧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在晋为范，在秦则为刘。因而祁氏画像下方，一溜儿并排又画着六位远祖的小幅肖像，向后世子孙讲述着刘氏六别其姓而炎汉兴的历程。

墙壁下方“报本堂”祖寝里则是森然林立的祖先牌位。最上端乃墨庄刘氏始祖南唐进士刘式之位，其下为天宝墨庄刘氏本族嫡祖宋光宗时天宝大姑岭巡检刘椿公之位，之下历代考妣则按辈分分房头立位，并无名讳表字。牌位前巨大供桌上灯烛煌煌，香烟袅袅，让人感觉到一种遥远的辉煌和神秘的暖意。

大六爷跨进门槛，穿过迎客大厅，迈入天井。蓦地，一只水蟋蟀从古钱形镂空石雕下水洞里跳将出来，大六爷避让不及，“扑”的一脚踏碎。他本能地滞下步子，低头看了看脚下葬送的生灵。俯眼之间，蓦见天井中央那颗无言诉说着家族荣耀的水磨麻石铺就的巨大官印已然斑斑驳驳、凸凹不平了，一种硬硬的硌感透过脚下鞋底径直冲刺到心上来。

穿过二进大厅，听到脚步声响，聚集在里面第四进议事大厅交头接耳的一干尊长，除了两位“芳”字辈老爷岿然不动，其余都接到三进大厅来了。请安招呼，讲礼已毕，一齐进到四进大厅。那儿正中左右两边各列一溜单座黑漆太师椅，铺着半旧锦垫，座前都安了茶几，茶盅盖碗烟筒齐全。大六爷趋向前去，先与那两位“芳爷”请安问好，才在靠近“报本堂”祖寝前回环小天井前面的那张属于族长的双座朱漆鎏金太师椅上坐下。

祠役献上茶来，大六爷润润嗓子，未语先笑：“前儿豫章书院赵先生登门说媒的事，想必各位尊长都听说了？说来也是怪事，南昌府李家，学政大人孙女，挑肥拣瘦总说不成亲，一来二去拖大了年纪……谁知去年那姑娘从兄弟

手中得到咱家开柏少爷一本诗文册子，竟欢喜得像捡到长生不老药，整日只坐在闺房赏读誊抄……她那做状师的爹爹瞧着有戏，恰巧和豫章书院赵先生是同窗好友，又打听到赵先生跟咱刘家是老亲……哟！这可不是无巧不成书吗？”

“好事啊！真是好事！不想开柏小子倒有恁般缘分呢！”尊长们得知这回商议的不是兵役徭役银子，心情放松，顿时议论起来。有人感慨道：“咱们天宝墨庄刘氏，堂堂六百年江右名家……唉，不说了、不说了……只说从前宜丰县里熊、胡、蔡、漆四大门第，论人丁论族产，论科举做官，哪一家可望刘家项背？不想如今咱们倒衰落了，多少事儿都让他们罩盖过了，真需得攀上这门亲事呢！”

大六爷眉间“川”纹蹙得刀刻一般，吞口气道：“咱们倒不必去和人家相争这些蜗角虚名呢。刘家钟鼓在内，名声在外，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今咱们族里在朝廷有品级、署实缺的官儿，也只有西门内‘宰相第’里家玉爷了。靠着家玉爷一个人独打鼓独划船成得什么气候？老辈子那些富贵亲戚，如今也凋零的凋零、疏远的疏远。唉——朝中无人，却又盛名在外，少不得要吃大亏的！”

一番话说得屋里顿时没了声息。大六爷见大家一齐愕着眼，不明就里，只得又说：“因了咱们名声，人家面子上应酬咱们、奉承咱们，可内里谁个真正照应？逢着什么好歹事情却要先拿咱们开刀，取个杀鸡儆猴的意思呢。这几十年国家战事连连，朝廷的兵役徭役、钱粮税赋，县衙的派工派款、劝募劝捐，哪一宗不是咱们得了大头？这里面吃的亏，还少吗？”

尊长们听了大六爷肺腑之言，谁个不是切肤之痛？唏嘘感慨之余，便有人咬牙切齿道：“咱们砸锅卖铁，拼着全族之力也要把李家这门亲事结下来！有了这门好亲，县衙也要对咱们高看一眼、逊让三分。”

此言一出，尊长们齐声附和。忽然左边太师椅末位，一位长着红鼻子，四十出头年纪的“兴”字辈管账大爷站起来，眼一睁，手一摊——这兴爷原是戏迷，没事就泡在戏班子里，因而张嘴就是老生腔：“拼什么全族之力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公账上可拿不出多少银子啰！”

“大六，前日我让你合算合算，族里还有多少弱冠以上男子尚未婚配成亲的，你算了没有？”说话是一位乌黑脸面的老“芳爷”，他可是前任族长，只因年事已高，才把担子撂给大六爷。大六爷苦着脸道：“我早算好了。一共还有六十七个。按定例，每人要发给八两银子婚配津贴，一共得五百三十六两。”

“哦！”老芳爷端起座前茶几上斗彩寿翁盖碗茶杯，愣愣地一手端着，一手捻捻碗盖，却依旧放了回去，哈欠道：“唉，难不成放着几十号小爷的婚配不管，倒单给开柏娶亲吗？”大六爷叹道：“我不正为这个犯难吗？”

正说着，祠役跑来回报：“‘宰相第’里县太爷来了。”

大六爷赶忙掐了话头，抬手说：“快请！”

4

话音落时，“宰相第”里县太爷刘家玉已跨进祠堂大门，阔步朝议事大厅走来。大六爷忙起身迎上去——如今他是家族里唯一在朝廷有品级、署实缺的官爷，连“芳”字辈爷爷也要对他高看一眼。

刘家玉 24 岁中举，来年两榜连捷中了进士，如今署理广西桂平知县，年纪也才三十出头，族里不分大小都尊呼他“县太爷”。为何他在原籍？只因丧母，回籍归葬丁忧，守孝三年。

行至三进天井，大六爷迎着他。前阵子打理他家老太太葬事，大六爷还天天和他在一起，没料只隔个把月不见，那个灰头土脑、嘴角生疮、满脸憔悴、一身疲惫的惶惶孝子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身墨黑长袍马褂，越衬得他身量挺拔、气宇轩昂，人都像长高了一截，有玉树临风之感。大六爷一时竟忘了招呼他，初相识一般地打量着。乍一看，鹤眼虬髯方广额，原是异人异相，与众不同；更有他脸庞上氤氲着一股子蒸腾的生气，似乎还散发着微微温热，大六爷从没在别人脸上见过的。

“大六爷，多日不见，身上安好？”刘家玉两步跨上前请安问好。大六爷回过神来，忙不迭答道：“好好好……莫非祠堂鼓响，惊扰县太爷清忧？”一边笑

逐颜开携着他的手，迎到议事厅来。

“哪里哪里，听到祠堂鼓响，过来瞧瞧。倘或族里有些许事儿差遣得着家玉，也好略效犬马之劳……”刘家玉八面玲珑地转动着身子，向两边尊长请安问好。

“不可不可……”尊长们齐声道，“县太爷在任上为朝廷效力，宗族多得光耀仰仗。回籍丁忧之人，岂可为鸡毛蒜皮家事分心劳神？”刘家玉摆手道：“不不，大丈夫修齐治平，在任上为朝廷效力；在籍丁忧为亲族做点实事也是本分。”

大六爷拉他和自己坐到一块，告诉正商议南昌府李家托媒说亲一事，刘家玉将信将疑：“这些天听族里人议论纷纷，竟真有其事？”大六爷道：“媒人赵晋林是开柏豫章书院里先生，原是咱们刘家老亲，断无虚言。”又把那李姑娘看中开柏才情的事也细说了。

刘家玉脸上便六月饮冰般舒开笑颜，扬手道：“这么说来还真是缘分，当年我在京城候补，住在江西会馆，常听人家津津乐道南昌府李家小姐的奇闻逸事呢。听说那小姐闺名秀珠，从小没有姆妈，让爹爹当男儿养大。襟怀胆识，不让须眉，连上海盛家、浙江徐家登门提亲，都给碰了钉子。不想开柏小子，竟有这般艳福！哈哈！哈哈……好事好事！”

听着刘家玉大声叫好，管账兴爷忙把方才议定要先开发婚配银子的话说出来。刘家玉蹙眉望他一眼，说道：“族里弱冠男子也不是个个眼下就要娶亲的，婚配银子倒可先缓一缓，待把开柏亲事办好了再想办法不迟……”兴爷打断道：“即便不发放婚配银子，也没钱办这门亲事啊。”

刘家玉忽然挺身站起来，两手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睛断然道：“不管有钱没钱，这门亲事一定要办！兴爷，你要明白，这对咱们刘家绝不是一桩小事！依我看，有钱要把新娘子娶来，没钱骗也要把新娘子骗来！”

“难不成把人家骗来？哈哈……”尊长们七嘴八舌打趣道，“县太爷真会开玩笑……”正说得热闹，忽然祠堂大门口吵吵嚷嚷，一大群老少男子直往议事厅拥来。

“大、大六爷。”来人中站出一个高个小伙，红着一张嫩脸问道，“大六爷，